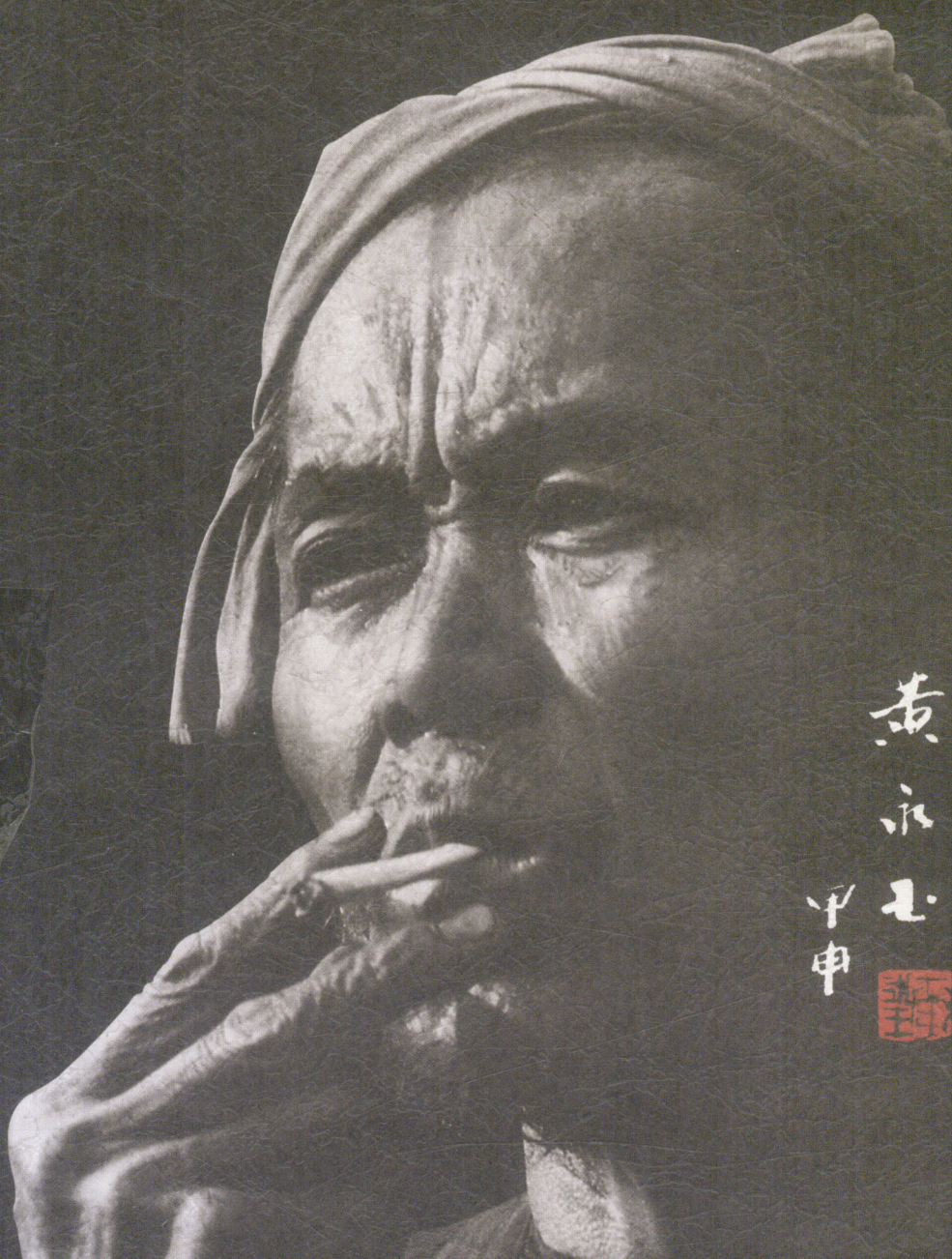


不老鄉情九萬年

摄影卓雅 撰文石焯远 上海辞书出版社

黄永玉

甲申



不老乡情

摄影 卓雅 撰文 石煌远 上海辞书出版社

K296.44/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萬年

黄永玉

甲申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老乡情九万年 / 石煌远编文; 卓雅摄影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4.6

ISBN 7-5326-1584-7

I. 不... II. ①石... ②卓... III. 龙舟竞赛—中国—摄影集 IV. G852.9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3954 号

封面题字 黄永玉
书 法 李沅和

责任编辑 唐克敏 王圣良
整体设计 姜 明
版面设计 明 婕

不老乡情九万年

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辞书出版社

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

制版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 × 889 1/8

印 张 24.5

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

印 数 1-2500

书 号 ISBN 7-5326-1584-7/K · 260

定 价 200 元

序

我■爱■沅■陵

三千里碧水为路，五万峰青山作营，这便是我心中的沅陵。

我爱沅陵，是因其山山都有骨，水水都有性，如同这方山水养育的人。看那背篓背直的山，龙船划长的河，无论是号子之高亢、锣鼓之激越、渔歌之清婉、唢呐之悲壮，都是这山水同根、天人合一的坦荡和张扬。

我爱沅陵，是因其千秋历史的更替，兴衰沉浮的跌宕，如同日月星辰的轮回，春夏秋冬的旋转。无论是曾经有过的辉煌，还是沧桑，都是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碰撞的回响，都是那回响镌刻在历史长廊上的文化。

什么是文化？我以为文化不仅仅是诗、是歌、是画，文化，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。

假如一座山没有人的生息，这山就永远只是没有生命的土包，甚至也没有土包的说法。正因为山里有了人，有了通向山顶的路，才有了庙宇和庙宇里的木鱼声。于是，这山就有了灵魂，有了文化。

假如一条河没有人的繁衍，那河就永远只是流淌的水，甚至也没有水的概念。就因为河边有了人，这里才有了码头和码头边的棒槌声。当一条渔船驶出的时候，当一面白帆升起的时候，当渔网伴着渔歌撒下的时候，这河便有了生命，有了文化。

古往今来，西域为什么会有帐篷，塞北为什么会有窑洞？江南为什么会有水乡？沅陵为什么会有吊脚楼和那如痴如狂、令人心醉的传统龙舟节？人的生存方式的各异，就产生了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文化。

为推介这块神奇的土地和这块土地滋生的文化，我相约了情迷湘西的摄影家卓雅几度来沅，希望用她的心灵之窗记录这里的一切。

几个寒暑过去，这本册子终于面世了，但愿大家能喜爱它，就像喜爱虽然偏远但有奇光异彩的沅陵一样。



目录

序

第一章 千古沅陵

第二章 楚风长留

第三章 汤汤长河

第四章 沅水之声

第五章 大山之魂

第六章 龙船盘古

第七章 龙腾五月

第八章 不老乡情

后记

誰

不

第一章

千 ■ 古 ■ 沉 ■ 陵



盤

古

開

天

華人同血乳
山蒼地忽
雲漫水寒

三五五帝到如
今盤古開天
誰不服龍人

龍心子親骨我
們都是小盤古

銘煙遠先生詞一首
日中亭 張本



开天辟地

盘古呀盘古，

手提开山斧，

背负苍天踏黄土，

一路风雨一路苦。

养大了小狗，养大了小兔，

养大了小龙和小虎。

十二生肖百家谱。

天下华人同血乳。

山苍苍，地忽忽，

云漫漫，水突突，

三皇五帝到如今，

盘古开天谁不服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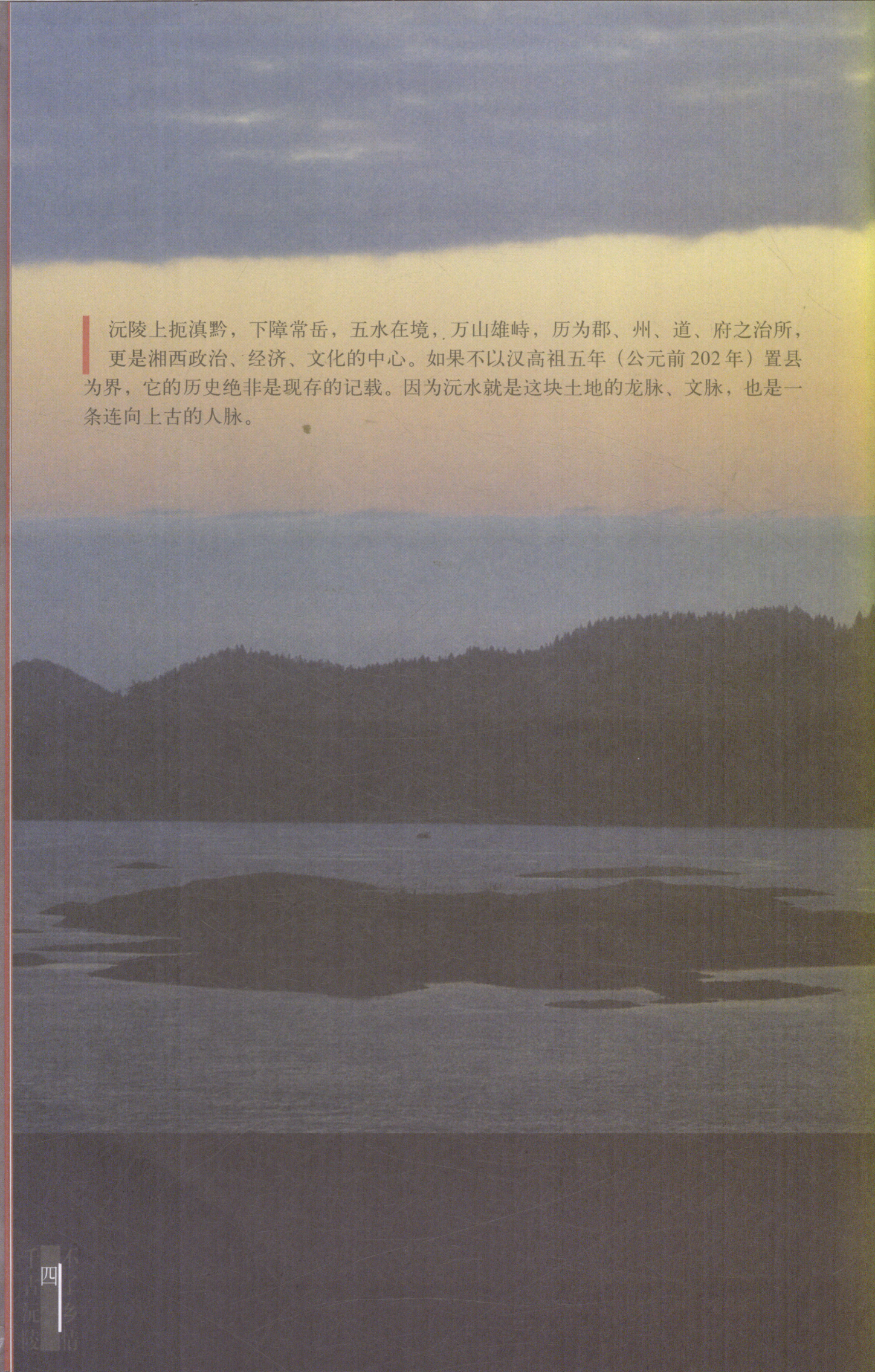
龙人龙心又龙骨，

我们都是小盘古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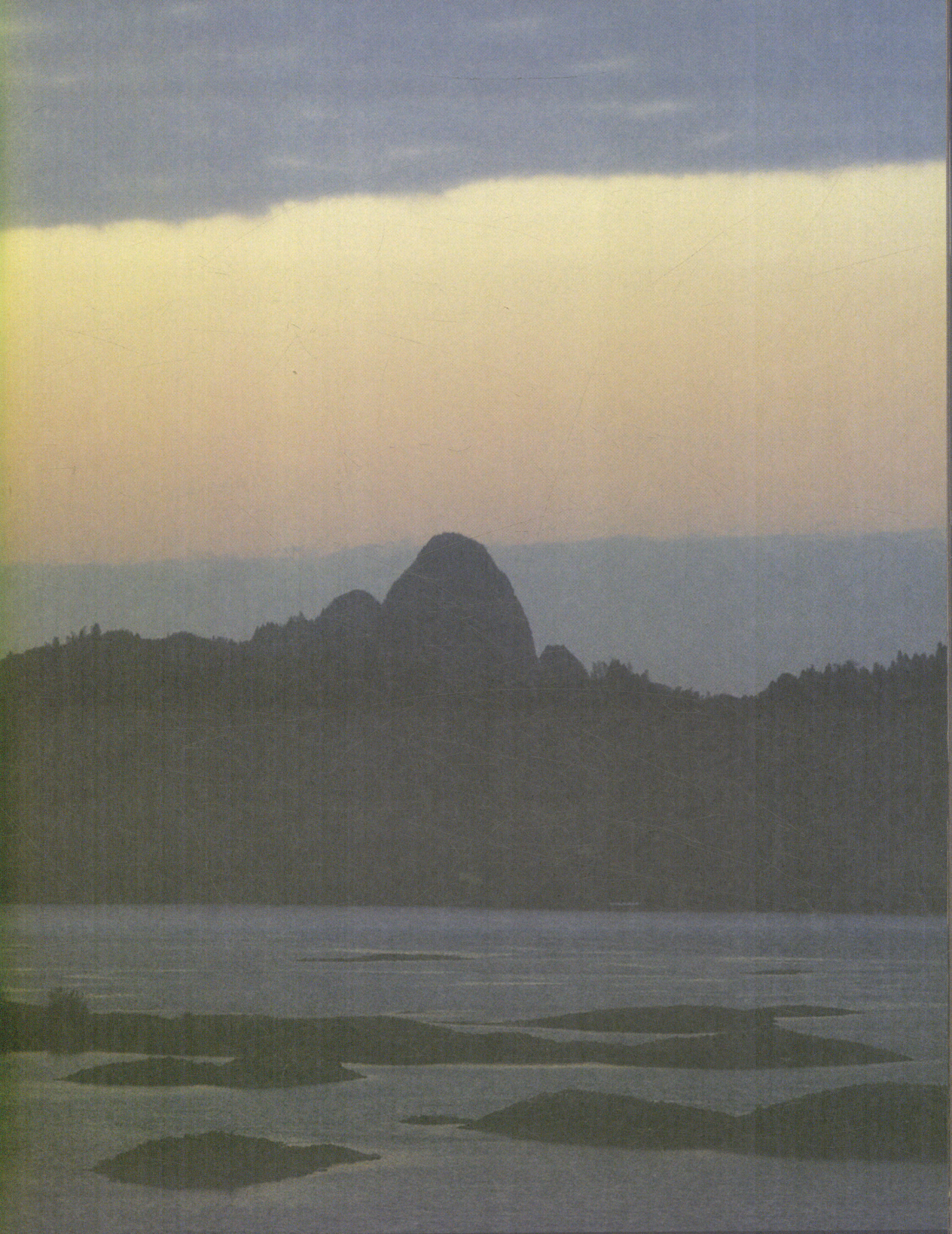
盘古呀盘古
手提开山斧
背负苍天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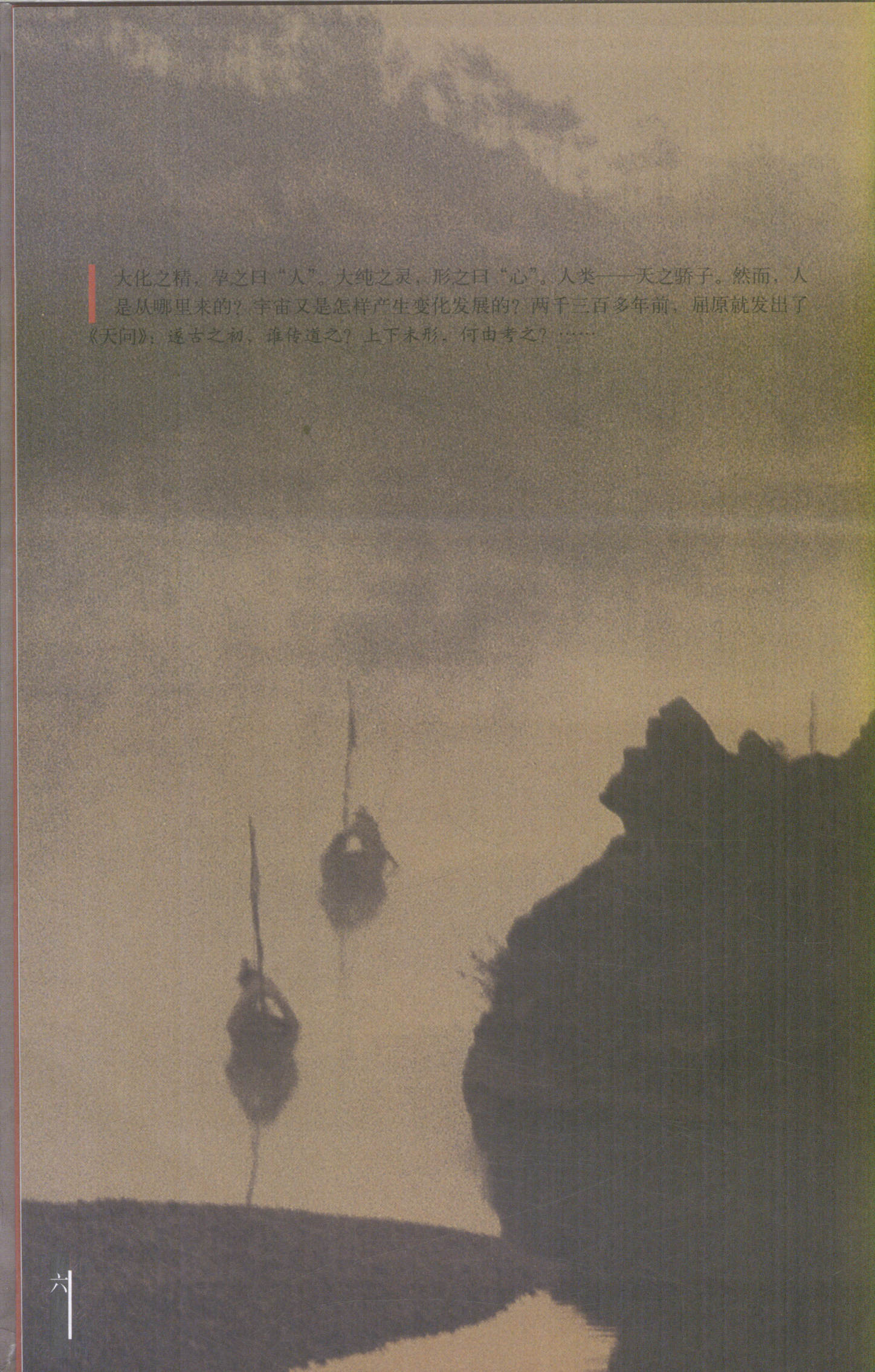
黄土一路风雨
一路苦养大了
小狗养大了小兔

养大了小龙和
小虎十二生肖
百家谱天下



沅陵上扼滇黔，下障常岳，五水在境，万山雄峙，历为郡、州、道、府之治所，更是湘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如果不以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置县为界，它的历史绝非是现存的记载。因为沅水就是这块土地的龙脉、文脉，也是一条连向上古的人脉。





大化之精，孕之曰“人”。大纯之灵，形之曰“心”。人类——天之骄子。然而，人是从哪里来的？宇宙又是怎样产生变化发展的？两千三百多年前，屈原就发出了《天问》：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……



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当人类无法解释各种神秘的自然现象时，就产生了各种有关“神”的故事与传说。其实神话就是人类祖先留下来的重要精神财富。正如中国著名文学家茅盾所说：“历史学家可以从神话里找出历史来，信徒们找出宗教来，哲学家找出哲理来。”

“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”，千百年来，盘古一直是作为远古人类的精神图腾流传至今。但是，许多古典文献都记载盘古与沅陵的渊源。比如《水经注》和晋代的《荆州记》等文献上说：“沅陵县居酉口，有上就、武阳二乡，唯此皆盘古子孙。”“五溪之蛮，皆盘古种也，聚落区分，名亦随异，沅其故壤。”由于没有实物佐证，这些文献资料，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。





2002年的夏天，沅陵且溪口乡几个狩猎村民，无意中掀起一把巨大的石锁，终于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，证明盘古的传说决非空穴来风。

这把石锁，锁住的是一个神秘的洞穴，经专家学者考证，认定这个洞穴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居住过的地方。盘古洞的发现，拂去了千百年来深缠厚裹在盘古身上的历史迷雾，连接贯通了整个中华人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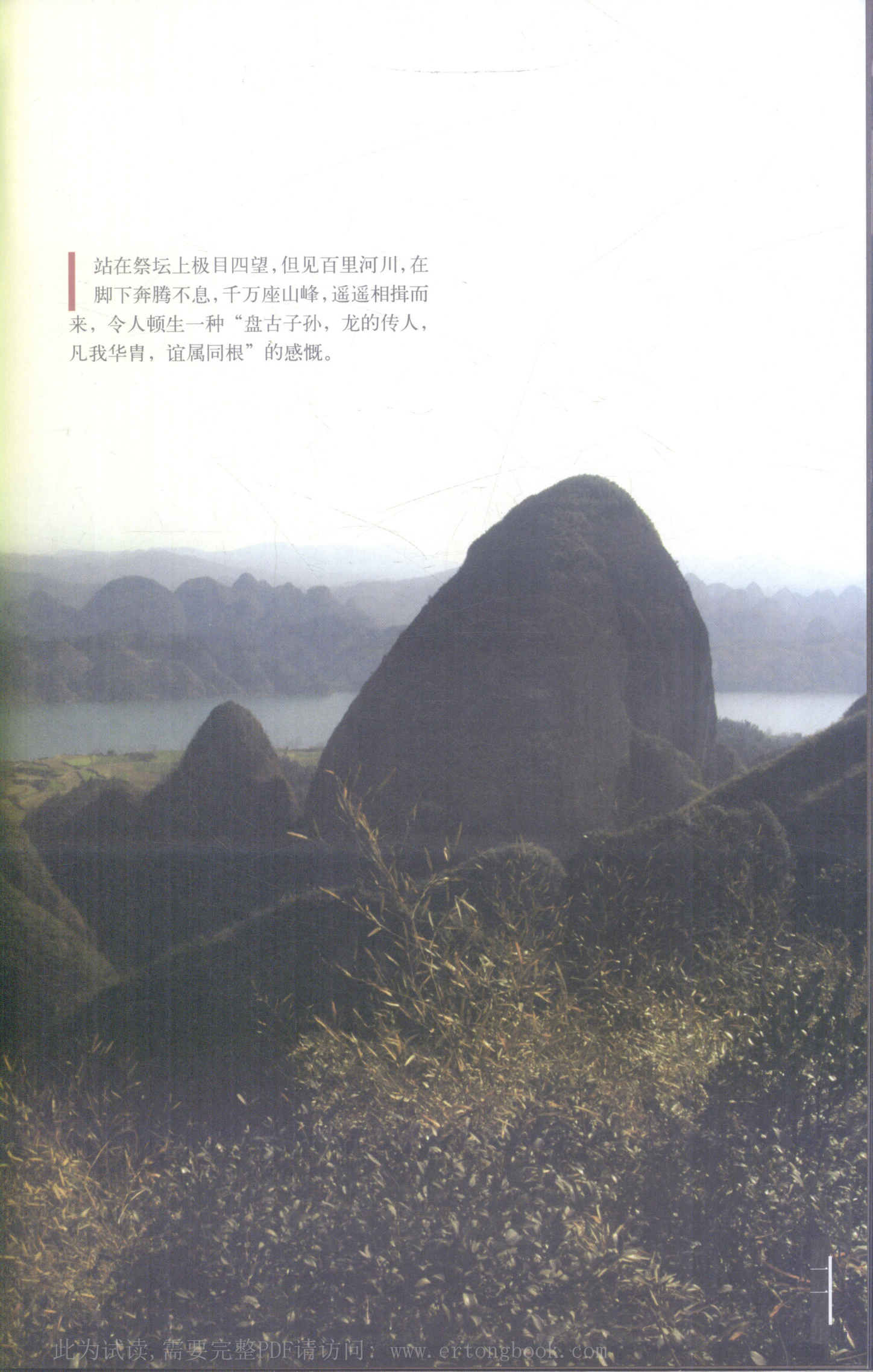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盘古洞内，规则整齐地排列着几十张石床，石床的材料，均来自洞外，在其中一张石床上面，长了一根两人合抱的钟乳石，这根2米多高的钟乳石，色彩斑斓，像一个身披彩衣的慈祥长者。按照钟乳石形成的速度推算，这根钟乳石至少有上万年的形成期。当然，钟乳石下面的这张石床的年代还要久远。

距盘古洞不到百米的山头，一处远古祭坛的遗迹因盘古洞的发现凸现清晰。当时人们在这里祭天，祈求风调雨顺。天坛大气磅礴，气势恢弘，俨然一位威严而又充满慈祥的老人，祝福着每一个盘古子孙。



A landscape photograph showing a wide river valley. In the foreground, a large, dark, conical rock formation rises from a field of dry grass. To its left, another smaller conical hill is visible. In the background, a range of similar conical hills stretches across the horizon under a bright, hazy sky. A body of water is visible in the middle ground between the hills.

站在祭坛上极目四望，但见百里河川，在脚下奔腾不息，千万座山峰，遥遥相揖而来，令人顿生一种“盘古子孙，龙的传人，凡我华胄，谊属同根”的感慨。